

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

大字版

◎
苏叔阳
著



生命的延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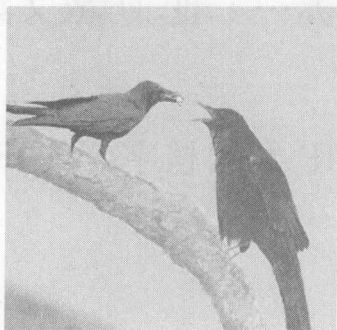
拳拳亲情，还有苦涩，融于笔端，
感受生命的悲欢离合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· 014034730

I267
2671

◎ 苏叔阳 著



生命的延续



I267
2671



北航

C1714849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087380410 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命的延续 (大字版) / 苏叔阳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14. 03

ISBN 978—7—5002—4819—4

I. ①生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5864 号

生命的延续

著 者: 苏叔阳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邮政编码: 100050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75 千字
印 张: 10.75
版 次: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5002—4819—4/I·1041
定 价: 16.00 元
编辑热线: (010) 83190019 83190259
销售热线: (010) 83190289 83190292 8319029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■ 花甲少年

我在梦里很年轻 / 2

花甲少年 / 6

秋风也让人快乐 / 10

老了，也有意思 / 15

我和病魔一起“玩” / 19

树叶 / 24

■ 生命感悟

晨思所爱 / 32

春天的梦 / 35

家，不思量，自难忘 / 40

我为何不养猫 / 42

寂寞、无聊与辉煌 / 46

想得开，不容易 / 49

北京人 / 53

走过故宫红墙 / 63

■ 难忘亲情

妈妈，谢谢你 / 70

妈妈永远年轻 / 73

我和妈妈都属虎 / 76

早该说的一些话

——祭先父 / 82

岳母，向您学会宽容 / 92

生命的延续 / 98

台北三叔 / 103

我和山东煎饼 / 109

■ 浮光掠影

大西洋观鲸记 / 114

在美国看瀑布 / 120

旅日小记 / 126

访台散记 / 142

花甲少年

青春是面旗帜，
重又在我心中飘拂。
秋虫正吟唱我的歌，
白发也如草叶般新鲜……

我在梦里很年轻

写下这个题目立即省悟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。

其一，我的年轻只是种梦境，醒来立刻就不年轻了。

其二，这种写法就意味着我已经“老化”。时髦的写法应当是“我很年轻，在梦里”。既突出了我年轻，又颇带点儿洋派儿。这年头儿，洋派儿才时新，而时新是年轻的标志之一。

不过，我没有说谎：近来我的梦境与过去大不相同。

不知道我得什么病时节，我在梦中常遇难堪。爬不上去的山呐，拔不出腿的泥淖哇，到处是垃圾的路啊，再不就钻隧道。又黑又长、又黑又长，好容易走到尽头，满目阳光，却发现站在悬崖峭

壁的顶上，脚下是海一样起伏的群山。这种梦有好几回。还有，就是像在月球上行走一样，一蹦老高，毫不费力；或者在半空中飞行，穿梭于屋顶、楼舍之间。双手做舵左拨右划，宛如游泳，自由潇洒得很。

医生说，这些梦都不是好兆头。疲乏、跋涉自不待说，就是飞行与腾跃，也是因为心神与体力相脱节，其实都是病征。至于梦中钻隧道，就更不妙，弗洛伊德先生解释过，那是濒死的体验。

现在，做过手术，做过各种治疗，梦境竟然变了。常梦见我还挺年轻，不是小孩子，也不是半大老头儿，是我精力最旺盛的年岁。过去，只要梦见我精力旺盛时节，准有答不上的考卷，必须重进学校才能分配工作等，使这年岁难堪。自然，挨批斗的景象也重复出现，有几回甚至梦见我必须在众人面前自己割自己的肉，还拖着钉耙来犁自己血淋淋的身体。

现在好了，凡梦见我年轻时，都是轻松与惬意。不是远足就是在风景如画的地方流连。有一回甚至梦见在台北的郊区，在一棵大榕树下喝大碗儿茶，和许多当地人聊天儿，等着由台中到台

北的长途公车。更梦见走进童话的雕花大门儿，跟朋友参观。过去常梦见已死的朋友，这回梦中所见可是活泼泼的朋友。只可惜，没梦见过娶媳妇儿，这是桩遗憾。

我不知道这梦境怎么样，也没翻翻弗洛伊德先生的书，我怕他有不好的解释扰了我的高兴。我能在梦中年轻而快活，至少让我醒过来还舒畅大半天。

过去，黎明时节，我常有朦胧的梦境，那时甚至有好的故事、情节萦回在面前，还有满不错的诗句盘桓在半空。我的一些小说，戏剧的故事，一些诗，就得益于这些梦境。

这回不做这些梦了。我也没了好文章（过去的也不见得好），不大为写文章费脑筋，属于傻吃傻喝之类。不再陷于挨斗的噩梦，大约是丧失了敏锐性，为人所不齿吧。

但我喜欢现在的梦境。这也许说明我已从恶疾中挣脱出来，心境也较为平和了吧。我已经做够了噩梦，有权利做点儿好梦。

连医生朋友都说，做点让人心情愉快的梦是好兆头，过几年你会更结实。

于是，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，什么东西惹人心烦就不招惹什么。哪儿能让人愉快，让人觉得前头有希望就奔哪儿去。我快乐，也想让别人快乐。不打算我烦也让人家都更烦。不知道这算不算做梦。

花甲少年

我的生日是旧历八月，阳历十月。我一向是按阳历算年岁的，而身份证上却不知为何写的是旧历的生辰。记得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国第一次普选，我刚上大学因未满十八周岁，所以没有选举权。学校里生怕怠慢了我们这几个“未成年”的学子，投票日那天，特地组织我们这些少男少女去游山玩水。那是以阳历十月算我的生日的，倘按照今天的算法：生日虽按旧历写，却以阳历的日月过生日，我便由十月生人改为八月过生日（而非旧历八月中秋以后），足足缩小了两个月，我便白白丢失了一次公民权。我知道，现在人事部门已按八月计算，我届时退休，这样，又早六十天“下岗”。不过，我总是要退休的，早两月

晚两月没啥大关系。

我一向不注意自己的年龄，从来没有老之将至的恐慌，即便得了一回生死劫的大病，心态也没老化。可是，不少报刊约稿，要我写自己“本命年”的感受，才恍然大悟，我已年届花甲。看着“60”这个数字，百感丛生。前两天，我给自己写了幅字，道是“正逢黄金岁月，恰好花甲少年”，表表自己的心迹。

“黄金岁月”，不是说如今已经好到没法儿再好的程度，而是同我们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相比，今日当比五十年代还要好些，虽然依旧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处。应当说，生活进行到这一步，很不易，如黄金般珍贵。（现在出了一种药，每一克比等量的黄金还贵。可见，将来的词典要改，由“黄金般珍贵”改为“如×药般珍贵”。）现在是共和国的黄金岁月，此说当不过分。

“花甲少年”何解？一是说我依旧有少年之心，少年之趣，还是个玩玩闹闹的秉性；二是说我六十岁才如开蒙的童子，许多事与道理今天方才明白。这不是谦虚。谦虚是智者、知者虚怀若谷，待事、待人的品格。而直白地说出自己不知，

最多算做老实、诚实。前些年，我还“口诛笔伐”评论许多我不懂的事。如今明白，那些我看不惯的东西与现象自有它的道理，只是希望不要弄得太邪门儿的地步。之所以有时候会弄到邪门儿的程度，是因为鼓吹者当中也有如我一样懵懵然者，只是他们以支持作为明白的象征，和我正好相反。我用批评以示自己明白，他们用支持以示自己清楚，其实，二者皆茫然，让真理（哪怕是部分真理）被两种糊涂人抹了花脸。这是一种情形。再一种情形是反躬自问，赫然六十年岁月我究竟过得如何？才知道浪费了多少青春、精力与才智。我不是天才，甚至不是有大才能者，充其量是有点儿小聪明。而这点聪明也几多付于流水，付于不该付于的东西。此时，想起来日无多，陡生怅然，忽地明白了先前自己所批评过的现象，无非是自己糊涂，而人家是先我而知先我而觉的。想来想去，才真正知道我那点儿“学问”、“知识”不过是“马勺上的苍蝇——混饭的玩意儿”，离真知远矣哉，羞愧之心油然而起，再看别的，也就顺眼多了。

有此两种情形，我明白我在学识上是个少年，

花甲倒不可怕，而少年却极其需要成长为青年，这就是我说自己是“少年”的缘故，犹如说自己是个孩子，还不懂事理。

明白一些道理，敢不敢说出来？能不能简单明了地说出来？能不能启人心智，做点有益的贡献？这更是大问题。我眼下还没到这地步。还得好好儿地真正学习弄明白点事理。如今我更明白了：活着不易，明明白白地活着更不易。当然，傻乐观不在其中。

秋风也让人快乐

别处的秋风，让我倍感凄凉。老舍先生在他的一篇小说中这样开头。似乎是《大悲寺外》，文字大约如此。

这些天，我也有了类似的心境。因为，第一，我在“别处”，是在非故乡的异地——上海；第二，秋风起时，偏偏又是中秋与国庆两节的重合之时；第三，我生病，在沪上医治，头上总悬着一把剑，不知何时“癌”的判决便倏然降落。说实话，我虽然已经有过一次癌症的病史，但还没有坚强到心如古井的地步，依旧有些惶然黯然，有些凄凉之感。

我痰中带血已经一年有余，左肺部有块阴影。每次体检医生都为这阴影反复思量，当做肺炎、

结核等等治过，未见大效。今年盛夏，忽地大口吐血，血色鲜红，这才慌了神，住进医院。气管镜探查，说气管中有“新生物”，CT造影显示左肺不张。甭管吉凶，开刀是肯定的了。但我不服，因为十几次痰培养及涂片检查，均未见癌细胞及结核菌，我不信我又会同CANCER握手。于是做气管镜腔内治疗，将那“新生物”取出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，这回肺也张了，胸也不闷了。亲友齐呼：“这可好了！”谁知那“新生物”取了又长，长了又取，好像不开胸取物就不算完一样。京中的医生说，上海的长海医院做气管镜腔内治疗国内一流，于是乎兵发上海，来此已半月有余。

同北京医生诊断的结果一样，所有新生物病理检查均未发现恶性细胞。但医生说，那只是“新生物”的外围组织，说不定剥去外衣露出实体就会有肿瘤在那儿等着。如今说是已经抓到了实体，仍未见恶性细胞，但还得往下抓去，谁知再抓出什么？于是，头上的剑便悬着、悬着……

我来时太乐观，只带了短袖衣衫。如今秋风起了，虽是江南，也早晚凉意侵人，况乎在异乡，于是“倍感凄凉”。

然而，医生的心是热的。看来他们非要把我的病弄得清清楚楚，不抓出个所以然来不会放手。这热诚让我感动。虽然从鼻子里插进根管子，又从管子里伸进器械鼓捣，那滋味确也难受，但我也忍着，不为别的，为了健康，为了生命。生命无论如何是美丽的。

在难挨的痛楚中，我回味我所有的爱恋，让那逝去的短暂变成永恒，变成挺过难受滋味的力量。这或许是我不可救药的浪漫性格使然。

我也想起了我生之初和我的青少年时代。我的生日是旧历八月二十日，中秋过后五天。可是身份证上把这日子改为阳历。于是一个很有诗意余韵的日子便成了只同热汗相连的日子。小时候，家里穷，无法过阔绰的生日。妈妈便将过中秋节的食物攒下一丁点儿，好在我的生日里增添喜庆之气。长大了，坎坷相接，总是不断地受批判，不在意为自己过生日，连中秋节也淡漠了，从来没有为这日子格外去增添月饼、水果之类。只是妈妈和岳母都爱吃葡萄，总是在秋风凉时留意买些葡萄，可我又患有糖尿病，连这点儿享受也免了。